

香

港

老

照

片

小思 ◇ 阿濃 ◇ 鄧達智 著

貳

五版



香港老照片

第二輯

作者：小 思

阿 濃

鄧達智



天地網：www.cosmosbooks.com.hk

天地

- 書名** 香港老照片（第二輯）
作者 小思 阿濃 鄧達智
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—115號
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電話：2528 3671 傳真：2865 2609
-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
地庫／一樓（門市部）
電話：2865 0708 傳真：2861 1541
- 九龍彌敦道96號（加連威老道口）（門市部）
電話：2367 8699 傳真：2367 1812
- 印刷**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電話：2896 3687 傳真：2558 1902
- 發行**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電話：2150 2100 傳真：2407 3062
- 日期** 二〇〇一年四月初版 二〇〇七年十月五版

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）

© COSMOS BOOKS LTD. 2007

香港老照片（第二輯）

目 錄

小 思 ————— 005

阿 濃 ————— 0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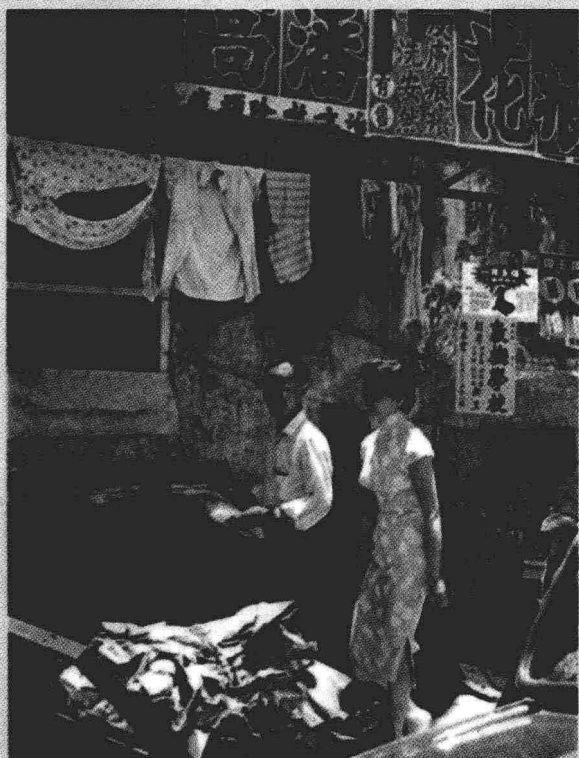
鄧達智 ————— 109



香
港
老
照
片

小

思





灣仔後街

這是六十年代初的一條灣仔後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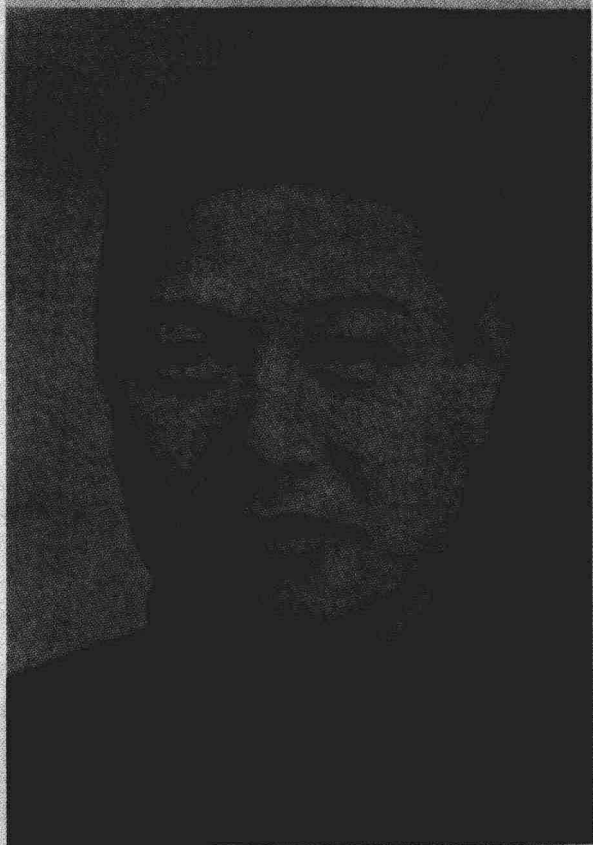
我沒法子從圖片顯示的景像，推斷是哪一條街，謝斐道？洛克道？像謝斐道多一點點，盛滿垃圾的木頭車旁，隱約還停了輛汽車，牆上大大小小的街招、曬晾著的衣褲，透露了我童年常見的平民後街風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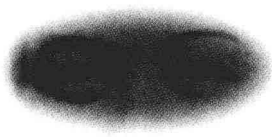
一男一女，都是斯文人，怡然地走過。

吸引你視線的，是女人貼身旗袍？衣裳竹橫晾的褲管？——它的弧度很好看，比旁邊的白襯衣還觸目。我嗎？這照片搶了注意力的，是牆上一張小街招，沒有花巧、沉實有力，是老校長的手跡：「敦梅學校」四個字。慶幸上面那張小廣告沒有把毫無花巧的小街招遮蓋了。張貼的人很厚道，也許是街坊對學校的一點尊重。

要感謝攝影師無意之得。母校的招生廣告給凝定了，四十年後在那裡呼喚著我的記憶。

創校人莫敦梅先生遺像





老 校 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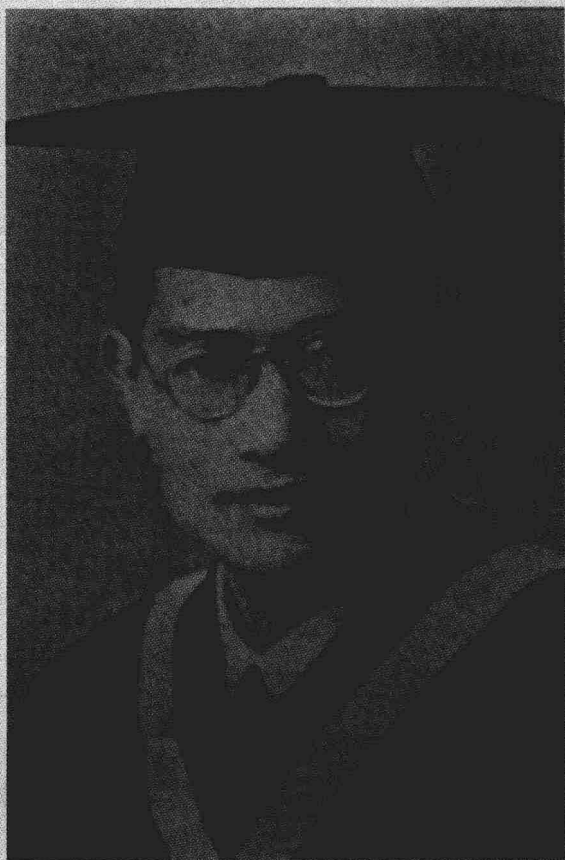
老校長的名字就是學校的名字。

我們親敬地叫老校長，因為唸二年級的那一年，他老人家去世後，來了年輕校長。

老校長很惡，天天拿著戒方巡行課堂，課堂貼近走廊一邊沒有牆，也沒有門，冷不提防他就站在書桌邊看著我們寫字，許多同學執筆姿勢不正確，會給他搶走手中小筆，然後把著同學小手，提示幾隻手指該放的位置，掌要中空、提腕運力，小孩子不明所以，但學著學著，就學懂了。從小，母親教我寫字，很講究執筆方法，字寫不好，但姿勢倒算正確，所以沒給老校長搶筆。

我給老校長罰過一次，因為看見他，沒立刻停步，立正鞠躬。

老校長嚴肅的眼神，堅定看著我們。他的戒方沒有打過人，戒之有方，小孩子就知道了該怎樣守規矩。教育，是要教，該嚴的時候，應該從嚴。我們一輩，沒有因為教得嚴，失去自信。受得風雨，才可成人。





新 校 長

老校長在一九四九年逝世後，年輕校長就出現了。老師教我們唸他的名字：莫儉溥，溥字唸普音，不是薄，記住了。對小孩子來說，真是不容易。

不知道誰告訴我們，校長剛從北京大學回來，甚麼叫北京大學？回家問母親。啊！是間很著名的學校。

校長來自甚麼地方，小學生不關心，只是新校長除了要我們背誦老校長要我們背誦的古文外，還要我們每天用毛筆抄些東西來背，魯迅、巴金、冰心、蕭紅……呢麼了的一大堆，老師說這叫做白話文，也要默書，我們就很害怕。那時候，管得甚麼巴金冰心，努力把課文記住便是。「這上面的夜的天空，奇怪而高。」晚上抬頭看夜空，小孩子並不明白天空怎樣會奇怪而高，唸著唸著，到長大，才知道是魯迅名句。

灣仔老名校，從此也有了變化，我們每年在利舞台舉行畢業典禮，出版校刊、辦開放日、郊外旅行，種種活動，我們都有份兒。

新校長，帶來新氣象，我在嚴與活的環境中，唸完小學。



香港女子私立學校景觀

就是為了這幾張女孩子的照片，我一頭栽進一家香港女子私立學校景觀中。

她們，剛從小學升進中學一年級。看樣子，是不是成熟了一點？側著身子坐，眼神都很嚴肅莊重，只有梁玉蟾，倒像正神遊到遠方去了。

一九二七年，陶淑學校面臨香港經濟不景氣，顏卓英校長逼於把校舍搬來搬去，由萃華坊，搬到興漢道，再搬到薄扶林道三十五號。這幾個女學生，一定在幾條街上，留下了無數步履痕跡。

穿著斜襟長衫、提著籐書籃，女孩子上學去。迎面來了些男生，她們連頭也沒抬起來，掩著嘴笑笑，低頭細語，然後慢步向前走去了。

這是七十多年前，香港西半山學校區風貌一瞥。

西半山，到今天，仍是個好多家長力求接近的校網所在。我翻開教育年鑑看，老校名校多設在這個地帶。陶淑，也是名校，甚麼原因，甚麼時候，她消失了？讀著陶淑校刊，校長的辛苦經營，女學生的循規蹈矩，都一一在昏黃殘簡中，冉冉浮現。畢竟是一頁歷史了，真感蒼涼。





孫壽康

聽侶倫先生說起孫壽康，說起他辦的受匡出版部——香港第一個新文化出版機構，覺得那是很遙遠的事。遠到甚麼年代？心裡沒個譜。等到買來一本受匡出版的書：袁振英譯寫的《易卜生傳》，一九二八年、中環砵甸乍街三十三號三樓，才算踏實些，有本書、有個地址。

看到《熱血痕》內頁這張圍了花束的照片，我還以為是張遺照。原來不是，一九二三年，孫壽康不過二十歲，相貌清純，很現代的輪廓。

寫小說，二十歲正是時候。長輩寫序：「以拔俗之青年，一反鴛鴦蝴蝶之詞章，而為鐵血救國之真諦……」可見書內精神。小說寫得不怎麼好，但二十歲，在香港讀書的學生，說鐵血救國，不是很特別嗎？

他還寫了一篇《香港學生學「生」乎，學「死」乎》，把香港學生分成幾派：創書、片面覺悟、渾賬、嘆息、罵新亦罵舊、不理事、奴隸等派，罵個不亦樂乎，今天讀來，哈哈，還是十分生猛，極真切。

這個人，後來辦了受匡出版部，設在中環。

